

APR 22 1944

第三十八期

出版日一月二年三十三民華中



刊 月 半

目 錄

- | | |
|------|---------------------------|
| 學術論著 | 由格式心理學想到社會倫理 陳劍恆 |
| 學術講座 | 近年蘇聯史學界一瞥 張鐵弦 |
| 設書指導 | 音韻學不是絕學 羅華田 |
| 訪問記遊 | 現今的敦煌與古代的敦煌 勞貞一 |
| 學人傳記 | 記姚名達先生 李得賢 |
| 學術通訊 | 同濟大學輪廓畫 平沙 |
| 圖書評介 | 方國瑜著《懋賞本慎子疏證補證》 王利器 |
| | 火藥學 楊士文 |

所 行 稱

中國文化大趨勢讀書會

(第十九屆新舊書)

號四三七路政執局管理處郵川東 號新開新第一街五號登記處中

由格式心理學想到社會理

陳劍恒

完形派心理學所說的，視覺感覺運動及觀念中的組合現象，與社會的倫理組織，其間頗有互相發明通喻之處。可考作者對於格式心理學，實在知道的太少，所以不能依據完形的學說，使社會倫理現象的形成，得到什麼直接解釋。不過，社會上人與人組合的原理，確是一個格式組成的條件，極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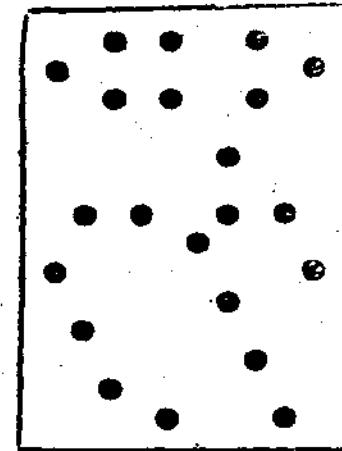
因此，而使讀者在思想上做一比較，大概不會是毫無關係的附會。

在經濟勢力常常影響到思想，利害關係常常影響到道德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的倫理意識，漸漸稀薄到可怕的程度。作者因感於社會倫理之不可輕忽，人與道德之不可泯滅，而思以心理學的幫助，加強社會倫理道德的觀念。本文之作，或不致是全無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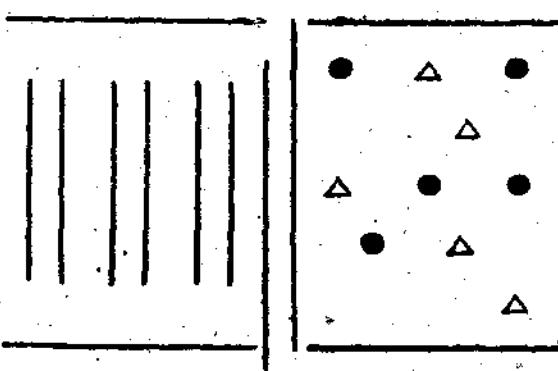
一、何謂格式心理學

格式心理學最初的根本，是視覺中的組合現象。譬如如此地有兩張白紙：一張上面畫了許多大小相同的黑點，可是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彼此遠近是不盡相等的。這末我們看的時候，必定將距離相近的點，看成一個單元。

在另一張紙上，畫了許多



小三角形與小黑點，彼此錯雜相間；我們看的時候，必定將



又譬如又在一塊紙上，畫上長短相同的一條直線，而線與線之間的距離，是互有遠近的；那末，我們看的時候，便把相近的兩根線，看做一個組織，於是六條線便成為三根支柱。

上面所說的許多點線，在看的時候，我們並不將他們看做是許多混雜的刺激，我們是把距離相近或是形式相同的點線，看成十分有組織的單元，這便是視覺中的組合現象。

「格式」一詞是由德文的 *Gestalt* 而來，原文是與「形象」「格式」「模型」的意義相近；所以德國的心理學家苛勒等，便以格式為口號，來代表他們這一心理學派。格式的原字又與 *Configuration* 一字的意義相當，所以也有稱格式為完形的。格式的意義，即是指事物的組合與單元的現象而言。

組合現象不但存在於視覺中，也存在於聽覺中。例如我們對於一個樂曲的反應，一定是將許多單音，依他們之間的次序長短高低，組合成一個樂曲的特性，而不是對於每一個單音的刺激的接受或反應。又就運動方面來說，一隻手的五根手指，是一個互相組合的整體。五根手指，不但在形式上有長短大小，在力量上也有強弱的分別。

一個樂曲絕不會用一樣長短高低的同音階去組織，如此的組織也絕不會成為樂曲；同樣的，一隻手的五根手指，如一樣長短強弱，也不成其為手，便會失去手的作用。這即是運動上的組合現象。

形或格式之重要因素，爲「形」與「基」的現象。譬如以視覺來說，視域中的各部份，是同樣重要；有些部份是突出的顯著的，這便謂之「形」；有些部份並、有明顯的界線，而只是居於背景的地位，這便謂之「基」。前面所說的白底便是基，白底上凸出的點線便是形。
在聽覺中，一個合唱中的高音部便是形，其餘的低音便是基。在觸覺上也有這種形基現象，譬如一個臭蟲在皮膚上爬，臭蟲移動的感覺便是形，更去移動以外的之感便是基。這種形基的現象，完形派的心理學家認爲進行爲經驗之基本原理。這一點意思非常的重要。作者在前面說「格式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有互相通徹之處」，其重點也就在此。

人事關係上之形基的組合

三 社會倫理之被誤解

學說的形而上者爲原理。在一個社會內，要實行必須分別職位與官階，也還是前面所說的格式，含有自然的和諧作用。以此而論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關係的關係，即爲基；父爲形，子即爲基；夫爲形，婦即爲基；兄爲形，弟即爲基；友之長者爲形，幼者即爲基。形基皆相互配合，便一固格式所屬的各部份，各按其所有的重要性，居於和諧的地位。這是人倫之常則。

三、社會倫理之被誤解

一部份研究經濟學的人，常以社會倫理不過是經濟上的一種階級制度。

這種認爲實非全部事實。就政治上言，階級對立的情形，在歷史上或不無其根深。但在人倫上，如說父與子夫與婦兄與弟之間，也是以採取或被採取之關係而存在，這簡直是盲目的理論。

社會倫理之成立，除了與格式心理學所說的形基相合現象，有極相似的原理外；在生物學與社會學方面，也有其自然的原因。親性的表現，在動物中是普遍的。人類家庭制度的成立，也是由於保護幼兒的需要。父、子女之天情是至愛無間的。儒家所說的倫常，實不過是以父子關係爲中心。男人欲使天下爲一家，所以子夏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即是將至愛的關係，擴及於朋友，忠於國家，人羣的觀念。這實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態！

四 什麼是倫理

話說到這裏，可以做一個結束了，什麼是倫理呢？簡單的說，倫理是一切社會形式。這與完形主義所說的心理的程式，或是自由的實質，對此無關，這無異是自然的順序。不過，這並不是說平常的形式是永遠一定不變的；譬如父親老年的時候，兒子便須擔任家庭中心的責任；男子英俊或無能力時，女子便應當主持家庭的行政。在兒子或太太當家的時候，父親與丈夫便可以退居於背景的地位。這正如一個人，在右手肩膀的時候，左手便須學習寫字做事是一樣。不過這只是因時因地制宜的變化，或應付非常的例外，而不是一般常態。

在常態下，幼兒青年應當受父兄老師的教養，服從長者的訓導。我們不能說，父兄老師教訓榮譽，便是階級的壓迫；正如我們不能說有手提筆左手搖紙，這便是右手對於左手的不平等。以此類道推之於夫婦兄弟朋友，以及在政治上四數上的人事關係，社會便賴以安，國家便賴以治。反其道而行，則不益於力爭勝亂，父子幾乎相危，更談不到國家的治平了！所以倫理是不可廢，也是不能廢的。

學術研究

近 年 蘇 聯 史 學 界 一 緒

張 錄 強

蘇聯研究歷史之著作者有四：（一）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三）科學院社會文化史研究所，（四）各大學之歷史學院。

蘇聯遠東研究所及近東學術研究之動向。

（一）歷史研究所「原名蘇聯歷史文獻研究所」現就屬於蘇聯科學院之歷史哲學部（該部「社會學研究所」），現任所長為史學家格列克夫氏（B. Grelkoff）。

（二）蘇聯遠東研究所印單行本外，另編月刊一冊，名《蘇史雜誌》，主編為雅各斯柏甫斯基（原名「歷史學家」），一九二六年創刊，一九四一年八月與另一雜誌合併，易名今名，現仍在莫斯科出版。該刊於一九三七年創辦「古史季刊」一冊，後又停頓戰起而停刊。

（三）史哲文研於戰爭期間，欲擬集戰爭史料編成有關歷史之通俗讀物，一時未作，仍照常進行，難以於出版條件，未能全記既付。一九四二年該所決定將文哲共分八項，其重要者有蘇聯各民族史之編著，勃拉夫民國史（包括波蘭、捷克、保加利亞等）之編著，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俄羅斯歷史，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英俄文化交涉史等之修撰。該所為編委會總編國二十五年，特約印二十五年來之蘇聯歷史科學一書，由史家格列克夫，遠南列等執筆，其中檢討二十五年來蘇聯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方面之成就。該所在蘇聯完成之著作，一部份已出版，如法國大革命史，「中古史論叢」，「蘇聯歷史教學法」等。此外並編就「古代東方」一書（止即蘇聯大大帝時代），由東方史專家斯特勞維，拉諾維契主編，內容頗為豐富，惟尚未出版。本年（一九四三）該所研究員幾完成之著作有列寧外夫之「古代中亞之混合文化」，尼基泰森之「西伯利亞與中亞」，烏達諾夫之「歐洲人種學」等。

（二）東方研究所「原名「東方研究會」，附設于亞洲博物館內，一九三一年改為「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該所內分若干研究室，均以國別，

如「中國」、「日本」、「印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中國研究室主任為漢學家阿列克塞夫氏（A. Alexeef）。該所原設于列寧格勒，一九三三年遷至遠東之塔什干城。該所于一九三二年編印集刊一冊名為「東方研究所集刊」，一九四〇年易名「蘇聯東方學」，自蘇德戰起，該刊迄未印行。

一九四一年二月該所歷史部門曾舉行學術討論會，共宣讀論文十六篇，由長期氏之報告為「埃及封建社會之形成」。各研究員宣讀論文中，有關漢學者計四篇：（1）史登（V. Stein）教授報告「古代中國之政治經濟思想——論儒家與法家」，史氏以為，孟子儒家代表，商鞅為法家代表，並謂古代中國非但有刑法而有成文之民法，儒家在治國主張上已將其理想主義成分捨棄而採用法家思想之處甚多。因此史氏對於若干漢學家認為儒家思想之「禮」猶存僵硬之後，中國數千年無須法治一點，深贊同意云。（2）研究員杜易氏（E. Duyos）之學術報告為三世紀至八世紀中國之均田制度。杜氏謂中國晉初雖頒均田之令，分為「占田」及「課田」兩種，然大戶兼併之風，仍未根絕而與均田制度並存。杜氏復論及北魏、齊、周、隋代均田制度之改變，七世紀後，均田在中國漸廢而盛行于日本、高麗矣。史登教授對此則抱反對態度，彼以為此一時期（晉至隋），中國竊稅並未施行均田制度，而仍為通常之土地劃分而已。（3）研究員盧通夫（L. Rudolf）之學術論文為「契丹文字之構造」，盧氏論及契丹文字之起源，據對我國學者王靜如氏契丹文字說法加以批評，並提出其所創以音譜為主的契丹文字讀法。此外復述及一九二二年斯提爾（Steel）氏在熱河所發現之契丹文銘刻。（4）研究員布那可夫氏（Y. Bonapoz）之論文為「中國文字之起源」，布氏謂中國文字有年，氏所著「河南出土之甲骨卜辭」一書已于一九三五年出版。

東方研究所近年出版之著作以「中國」一書最為精采。此書由漢學家開

讀書
音韻學不是絕學

羅莘田

音韻學就是講字母拼音的

英文的先得念二十六字母，學中文的先得念五十音圖，學滿漢文必須熟記十二三音，學梵文首先要熟記四十九字母；這三語言的運送雖都不一樣，可是開始學字母時，並沒聽見好多人這樣大驚呼，音韻學能精地說起來，就是諺字打拼音的，為什麼學外國的文字拆開，小孩子都可以發貫通；學本國的文字却說著，甚至于老師在翻譯神祕莫測？這個發故可以從三方面去探討：

四種困難

(一) 四字不適于表音 中國的文字以形義為主，不以聲音為主。從整個的方塊字可以看出它所表的形狀，所含的意義，但是找不着它該念什麼聲音。整齊字的兩旁雖然算是聲母，一追到聲母的本身並杳不知究竟怎樣念，因為聲母還是個整個的字，和拼音字母不同。從它上面分析不出來，每個人既各有不同的形體就各有各別的聲音，字各有音，音不由形而起，徹底無據；不能就簡稱為，即使歸給一個音韻系統來也還找不出代表純粹音素的基本字。這是由中國音韻學所得到的頭大一難。比如說：牛(牛)羊(羊)大(大)馬(馬)——望可知所象的物形，背景由由結構上看出會意的旨趣，可是從這八個字上到底找得出該聲音的影兒？就連江河松柏的聲名「工」、「可」、「公」、「白」還不一樣表現不出該念什麼呢？國字的特質既然這樣不適於表音，那麼，根據它來諺字形狀者難怪越來越玄虛了。

(二) 名實的混淆 舊讀書裏所用的術語往往有同名異實或異名同實的情形，鬧得人矇着眼花，越看越糊塗，甚至於有一學問很好的人也會上了名實不清的當。舉例來說吧：同是所謂「聲」，而有的指著「聲母」(Initial Consonant)說，有的指著「聲調」(tone)說；同是所謂「陰聲」，「陽聲」，而近人拿它分辨聲調的高低升降(如「通」為陰平，「同」為陽平；「凍」為陰去，「洞」為陽去之類)，孔廣森拿它分辨韻尾鼻聲的有無(如「歌」「模」為陰聲，「塞」「唐」「覃」為陽聲之類)；這便是同名異實的現象。至於講到聲母發音方法的，江永江有請陳澧分「發聲」，「送氣」，「收聲」三類，洪榜分「發聲」，「送氣」，「收聲」三類，錢大昕分「出聲」，「送氣」，「收聲」三類，洪榜分「發聲」，「送氣」，「收聲」三類，邵作舟分「發聲」，「送氣」，「收聲」四類，邵作舟分「發聲」，「送氣」，「收聲」五類。乍一看起來，很難知道他們有什麼相互的關係。其實，他們命名雖然不同，所指的都是不送氣的塞聲和塞擦聲，送氣的塞聲和塞擦聲，擦聲，邊聲，鼻聲幾類，只是分類上略有參差罷了；又如中原音韻以後關於聲調的分類，桑紹良的文韻考東六聲會編分「浮平」，「沈平」，「上仄」，「去仄」，「淺入」，「深入」六聲；金尼閣的西韻耳目資分「清」，「濁」，「上」，「去」，「入」五聲；方以智的切韻聲原分「曉」，「曉」，「上」，「去」，「入」

列克謝夫主編，全書凡五百餘頁，並附補圖多幅。其中載論文廿一編，論及中國歷史、經濟、哲學、文學、文字、藝術等。外附錄三編亦便參考。(1)「中國書錄」，布那可夫氏編，鎌英、法、德、俄等文字著述及期刊甚多，均有關中國文化者。(2)「中國大事年表」，杜曼氏撰，超夏代(紀元前二千年前)迄一九四〇年。(3)「中國名人錄」，葉諾莫夫編，收中國名人凡九十四家。此皆由科學院印行，已于一九四一年春出版。

該遷至塔什干城後，仍致力於東方文化之研究。最近出版之專著有「中央亞細亞與伊朗」及「拉尼可夫著「印度文化史」等。近聞漢學家阿列克謝夫編就「中國古代詩選」三集，斯莫卡洛夫教授完成一部關於中國古代歷史之著作云。

(3) 物質文化史研究所 俄國革命後，最初成立之考古研究機關為「國家考古委員會」(一九一八年十月創辦)，一九二一年改為「國立物質文化史研究院」，一九三七年歸入蘇聯科學院系統，易名「科學院物質文化史研究所」，即今名。現任所長為考古家馬爾連莫諾夫氏(Martynov)。研究所原在莫斯科，現遷至塔什干城。戰前該院有《蘇聯考古專刊》(一九三九年該所與多所博物館合作，由考古家雅庫波夫斯基領導，赴撒馬爾干附近貝肯特(Peke-Ba)等地進行考古發掘，所獲土器，精良頗多。一九四一年三月該所在列寧格勒召開考古會議，出席各地代表多人，宣讀考古報告二十篇，聽取列寧格勒基輔等地代表所述古代俄羅斯城市之發掘概況。

(4) 各大學歷史學院 蘇聯各所大學多設有歷史學院，屬於大學歷史系設歷史語言學院內。國立莫斯科大學于一九四二年冬遷至烏克蘭共和國首府阿斯克巴特城後，該校歷史學院教授即與「科学院烏克蘭分院」之研究人員進行合作，共同組織烏克蘭史」。該院考古學教授阿爾基爾南斯基，已開始改訂其「考古學通論」一書，對舊中之中

「五音」，高自古就分「平」、「全」、「上」、「去」，「入」五聲；林本添的音位分「開」、「合」，「轉」，「折」，「入」五聲，皆屬風的五方之音分「上平」，「下平」，「上」，「去」，「入」五聲；其中以單形音相良的一淺入」「深入」合併為一類，實際上都是指着陰平，陽平，上，去，入五種音類來說；這便是異名同實的現象。因為有這兩種現象糾葛不清，所以把初學難得如入五里霧中，簡直有點莫名其妙了！」

如：「通」和「同」，「校」和「皮」，「親」和「秦」，「歎」和「短」，對字，在北平、重慶、桂林、貴陽、昆明許多地方念起來，每對字除聲調不同外，並不感覺到要沒有什麼差異，可是廈門、泉州語區的人來念，不管是上海、蘇州、無錫、常州也好，嘉興、吳興、溫州、寧波也好，如果你的耳朵還聰敏，你一定可以聽得出每對字除聲調不同外，臺音還有清濁的分別。又如「談」和「禮」，「金」和「斤」，「心」和「新」，「占」和「範」幾對字，在官話語區的人念起來全沒有分別，可是若由廣州、廈門、英縣、臨川各地方的人一念便顯然聽得出閉口和抵別的不同。至於北平人把「二」和「攝」，「七」和「薺」，「寶」和「十」，「吉」和「急」各認為同音，而廣州人口中的「是」和「P'is」却絕不相混，這也和上面一樣道理。再說，作詩填詞能調平仄就够了，但作曲不單要分四聲，而且要細辨陰陽。比方說，「動」、「凍」、「洞」和「都」，「布」、「步」，北平各認為同音，而廣州各分作陽上、陰去、陽去三類；南、贛、江、浙上聲雖或不分陰陽，去聲却還判然不混；生來走過黃河流域或西南一隅的人，連人聲還沒有，怎能分辨上去的陰陽呢？在「要」，「韻」，「謂」，「謂」，「謂」各以土音，遞相非笑上了，方言既然都這樣參差，偏使刊域自是，不懂音變的條理，難怪要「各以土音，遞相非笑」了。

國字既不適於發音，諺黃的名詞又名實混淆，再加上古今方俗的替換如麻樣樣，於是該指本來不容易近人的字母拼音之學，便成黑漆一團，烏烟瘴氣的「絕學」了！

克服上述困難的四種方法

一章，將予若干之補充。此外沃耶沃德斯基教授擬完成專題「亞陶器研究」一書。該院考古系學生會參加本年研究課 (Annu) 一帶之發掘工作。

國立莫斯科大學歷史系自一九四二年春起，着重于烏拉爾歷史之研究。歷史系教授方澤遠之著作有「十九世紀烏拉爾鉛礦工業史」，「烏拉爾考古學略」等。該系教授本年已是行學術討論會數次，並有學生列席。他如列寧大學歷史學院，國立伏羅尼茲大學歷史語言學院名教授此種著作，若干著述業已出版。

近年蘇聯出版之歷史專著可記述者尚有數種，如「古代東方史」，斯特拉特主編，共分卅四卷，並附圖錄，地圖各一，參加編輯者數人。本書于古代東方諸國，如埃及，希述，特特，西尼基等之生活，文化均有扼要之敘述。「世界外交史」，涅丹金氏 (V. Nekrasov) 主編，第一卷，凡五百餘頁，參加修纂者有歷史家達爾列等八人。本卷不打之時代自紀元前千五百年至十九世紀。「蘇聯歷史資料學」，共二卷，第一卷為李雷米洛夫撰，起自古代至十八世紀止。第二卷為尼啓丁撰，所述十九世紀俄國史之資料。兩卷均于一九四一年問世。

Kultura) 之「特里阿列發掘報告」，此書一九四一年出版，並獲得政府科學獎金。庫氏近年在烏俄喬治亞之泰爾舍一帶主持考古發掘，所獲頗多。再如伯恩斯坦 (A. Bernstein) 之「塔拉斯流域考古記」一書，對於古代西城文化頗有闡發（據塔拉斯即唐代之坦邏斯）。

蘇聯歷史學家近年編纂之巨著尚有「世界史」，共分若干卷，已出兩卷。「蘇聯史」，共分十二卷，定為大學用書，戰前已出版兩卷。其他行將完成之著作有羅曼諾夫氏 (V. Romanoff) 之「俄羅斯與滿洲」之研究，及波斯史家拉施特著作之翻譯等。蘇聯作家易契維茨氏近撰「成吉斯汗」及「拔都」兩書，雖屬稗史，但亦引起史學界之注意云。

怎樣才能恢復音韻學上平易近人的本來面目，不讓它成爲故弄玄虛的絕學呢？那得採取下面所說的四種方法：

(一) 審音 第一、得要精於審音，就是說，聽見一個字音後，能夠分析它包含幾個音素。因爲這種學問既然是「口耳相傳」，若是聽到一個聲音，就不能辨別，嘴裏不能模仿，而且不能把它所包含的音素分析出來，那麼，無論在紙上譜得怎樣天花亂墜，也是根本不中用的。從前的人因爲缺乏工具，或者疲於成見，或者懶於方音，往往有「考古功多，審音功淺」的毛病；就是有識例心知其意的人也難把自己所了解的清清楚楚地傳授給別人。國字既然不適於表音，要仔細剖析它的音素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前只有會曼陀羅的人才可以體驗得出來。明朝沈祖堯在度曲須知上說：

今人雖以舉子業，而字學一派懶乎已矣。彼其音韻行舌齒喉，理寓陰陽清濁，鑄納土苴弗諳，猶頽喪齒者猶留一縷於歌聲之中，則以儒者工草句，諺者推音聲，而詰確則尤不細討，嘲歌則音塞徐廣耳。予嘗考字於韻尾音乃恍然知與切字之理相通也。舊切法即唱法也。是音之？切者以兩字貼切一字之音，而此兩字中上邊一字即可以字頭爲之；下邊一字可以字腹字尾爲之。如「東」字之頭爲「多」音，腹爲「台」音，而「多」字非即「東」字之切乎？「蕭」字之頭爲「西」音，腹爲「臺」音，而「西」字非即「蕭」字之切乎？「餘」一本收鼻，「婁」一本收「鳴」，則舉一證者，尾音自寓。然恐後者猶有未察，不若以調取三字共切一字更爲圓穩簡捷。試以「西臺鳴」三字連讀口中，則聽者但聞徐吟一「蕭」字；又以「蕭婁余」三字連讀口中，則聽者但聞徐吟一「字」，初不聞其三音之連讀也。……至若家麻詩賦之無字腹者，只須首尾兩音爲切。然又有首尾無異音者，但可與本字入聲當字首。

如「齊」字之頭止有「疾」音，「疾」即「齊」之入聲也。故齊字可以「疾瘡」兩音唱之，亦可以「疾瘡」兩音切之。他如支思、魚拔、歌戈

其理總不外是（審上，字母基調條）。

唱曲要想「腔圓」，必須先求「字正」；欲求字正，必得先會審音。沈氏由底已指出字音應分頭腹尾三部分，已經懂得怎樣分析音素了。咱們現在耳朵聽到或嘴裏念着一個字音的時候，假使先仿照沈氏的方法把它的頭腹尾分析出來，然後再靠一種音標符號或幫助——無論粗疏的像括音符號或清新的像國際音標——把每個音素逐一記錄下來，那麼，拿著這一把科學的「秘鑰」

，自然可以打通音韻學的第一道「機關」了。

(二) 正名 第二、審音沒有依循以往，還得要作一番正名的工夫。因爲既然明瞭音理，又會分析音素，對於上面所說的那「同名異質或異名同質」的現象，就可以比較參究而得出清清楚楚的概念；有了清楚明晰的概念，自然可以重訂確切的無疑的名稱。比如管「見經蒙曉」叫做「謫」，那麼，平上去入就該叫做「調子」；管「通」「同」的分別叫做「陰調」「陽調」，那麼，「歌」「寒」就該叫做「陰調」「陽調」，或簡直的叫做「開尾調」「鼻尾調」。至於聲母的發音方法固然無須定出幾套玄虛的名稱，聲調的五種分類更不必爭立新奇的標目了。對於正名這件事自然需要專家們先盡一番力，把舊來所有同名異質和異名同質的例都歸列出來，用語音學術語給他們分別定出明晰的一致的名稱，務必讓讀者可以質言，聽者容易了解，以後初學的人就不至於枉費許多心血了。

(三) 明變 前段第三節所舉的一些例，都是表現古今音韻的。人類語言隨時變遷，但分古今尚嫌籠統。段玉裁說：

今人概曰古語不同今語而已。唐、虞而下，隋、唐而上，其中變更正多，概曰古不同今，尚皮傅之說也。音韻之不同，必論其世。約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漢初爲一時，漢武帝後洎漢末爲一時，魏、晉、宋、齊、梁、陳爲一時。古人之文具在，凡音韻，音變，四聲，其遷移之時代皆可尋究（六音音韻表，音韻隨時代變遷說）。

現在多用段氏的說法，重分中國語音爲六期，藉以明變：

第一期 周秦至漢初（紀元前十一世紀至前二世紀）

第二期 漢武帝至漢末（紀元前二世紀末至後二世紀）

第三期 魏晉南北朝（三世紀至六世紀）

第四期 隋唐宋（七世紀至十三世紀）

第五期 元明清（十四世紀至十九世紀）

第六期 現代（二十世紀）

這幾期各有它的特點，應該平等看待，不可妄加輕重。咱們不單要客觀的認清每一時期的現象，而且要根據音理來解釋各種現象。比如說，受梵文影響的守溫字母對於研究中古聲類幫助很大，而藏文、陝音認為它來自西藏，但偏不肯應用。中原音韻的系統明明可以代表光明以來的北音，而一班墨守廣韻，乃至於平水韻的人，總以爲它不是正統的韻書；他們雖然「鄙諱

失敗於口中」，却仍要「時時爭持於紙上」；這便是我所歷史事實不遠通鑑的告白。至於推測古音的讀法和通轉，尤其要顧到後代演變的情形，要讓它在整個的演進歷程上可以讀得通。例如錢大昕說：「古無輕唇音」，咱們就得問後來為什麼會有了輕唇音？如果能指出輕唇音所以分化由於三等合口的影響，就是在唇音後加上^h、^g兩個介音，那咱們就可以認爲滿意，而反認這條通則了。若是有人說：古無全濁及次濁，因而蕩蕩並可以算一統，附近一定也可以算一統……那就得問後來的全濁和次濁是在什麼條件之下演變

出來的？假如不能舉出充分的理由和可靠的證據，但引古書上幾處通用的例就隨隨便用「古人音簡，後代音繁」¹的話來塞責，那咱們就要根本否認它！虛還還它一個歷史的地位，時時要求一個合理的解釋，這就是研究音韻學史的正確態度。能夠保持這種態度，認清各時代的音韻特點，對於上文所舉許多古今音異的疑難自然可以迎刃而解了。

(四) 亦復一切學問的進步，便非比較參證的力量很大，印歐語音學所以發展，所以可以說是採用比較方法的結果。爲幫助中國音韻學分析音素，辨擇古讀，並了解各地的方言，尤其有考證博考多採用比較參證的材料之必要。就歷史上的往來而論，因爲參證梵文的悉曇，才產生了字母字母；因爲比照羅馬字母的拼音，才得到分析音素的工具；因爲模仿滿洲文的十二字頭，才創造了合聲反切；這都是由比較而變成進步的成績，並不是什麼「用夏變夷」的私學。無如一班傳統思想很深的人總以爲「古已有之」是正統，來自外國的是異端。所以有的只承認聲學而不承認字母；有的說李光地和王闡生的音韻開價不如明朝呂坤的交泰韻道地；至於參照通行文字的更要叫人視作「怪舊舊而善牙言」了。我們要知道：方塊字的不適於標音是無可諱言的，因爲得到比較參證的材料而把中國音韻學讀得更明白一點，這當然應該提倡而不該反對。照我的看法，要克服研究中國音韻學的困難，至少下面的三種材料都得旁徵到：

(甲) 現代方言 研究方言所以比研究古字以難，因爲古文字有形可稽，而古音韻則無迹可考。假使有考古家能夠從地下發掘出周代的留聲機片，或設法用骨文那樣確實可靠，那就可以不要多少爭論便決定古音怎樣訊了。無如收音的設備直到西歷進步的二十世紀才發明，以上的夢想絕不會實現。所以要想考證古音真不得不另圖蹊徑了。現代的活方言雖然去古已遠，然而

在方言的錯雜中往往流露出一些古音的遺跡來。例如吳語保存全濁更長，閩粵語保存閉口韻的叫尾和入聲 P t K 尾，徽州話有「陰陽對轉」的實例，臨川話有舌上音和正齒音的古讀；這都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但是，這不是說某種方言可以直接代表古音，因為方言和方言之間只有兄弟的關係而沒有父子的關係；這只是說參證多數方言材料可以探測他們的共同母語的遺法。根據這個母語往上可以明瞭古音的真相，往下可以推認出方言參差的條理，那麼，前段第四節所說方言紛歧的現象自然不成問題了。

(乙)域外的借字和諺音 中國鄰近的國家，像安南、朝鮮、日本之類，還保留着一部分較古的中國借字的讀音，這在比較參證上也是很可珍貴的材料。還有佛經的譯名保存很多很早的華梵對音，唐朝吐蕃佔據沙洲時代，爲他們學習中國字的方便，也有許多用吐蕃字母標注中國字書的讀物；這些材料對於探源古音都有很大的幫助，咱們應該同樣重視不可隨便抹煞。

(丙) 西洋人關於中國音韻學的著作
自從明末耶穌會的數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和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到中國來以後，他們為學習中國文字的便利，開始創造了一套羅馬字拼音。金尼閣並且作了一部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的專書叫西點耳目姿，這可以算是西洋人關於中國音韻學的第一部有系統的著作。到了清朝末葉偉成安理 (T.F. Wade) 戈列瑟 (Gustavus Eddins) 武爾拔齊利 (Z. Volpicelli) 南克 (S.H. Schauk) 穆乃德 (Kuhnert) 等先後都有關於這方面的小書。這些著作的本身雖然不怎樣高明，總算是現代比較音韻學研究的開路先鋒。可是，最近法國馬伯樂 (Henri Maspero) 所作的唐代長安的方言 (Le Dialecte de Tchang an sous Li Tang) 瑞典高本謙 (Rasmus Karré) 所作的中國音韻研究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都不愧是博大精深的著作，已經值得咱們作「他山攻錯」的借鏡了。我們並不是「怪舊轍而著新言」，因為要想學術上進步，非得有這種知己知彼，寧長補短的精神不可。

以上四項，都是為初學說法的。假使對這方面有興趣的同志照着我所說的步驟循序漸進，我想不難把中國音韻學弄成平易近人的字母拼音之學。至於從前有人拿五行五臟來類合五音，拿河圖洛書來配列字母，用天地陰陽來說明清濁，用鍊鼓木石來比喩平仄……，諸如迂闊的怪論，我告訴你們一通話就撞了南的對付方法，就是根本不要理它！

△△△訪勝記遊△△△

現今的敦煌與古代的敦煌

勞·貞一

在河西走廊的河西走廊六百五十里，距安西二百四十里。從安西前去要離開甘新大道，走在一望無際的戈壁當中。只有兩方遠遠的雪山，和許多的一個大墩排着四個小墩的唐代烽燧。走過一個瓜州毫無居人的破城，並且兩個只有一家人的客店，便可以到達敦煌。

敦煌所以在河西走廊的河西走廊，成了中國歷來重鎮的原因，是敦煌本身是嘉峪關以西最富美的水草田，並且由敦煌西去，不論北到伊吾（哈密），西到樓蘭（現在羅布泊畔的國城），再轉輪臺，或西向到婼羌，都是走上七八天的沙漠。中國對於西域自古兩側有名的大險，一個是帕米爾高原的七八千尺以上的穆斯塔格山，所謂「殺度」之險。一個是敦煌樓蘭（鄯善）間，所謂「鳴鶯磧」之險。後者是一個上無飛鳥，下無走獸，中無行人的墳城。沙漠茫茫，幻為池沼，無復路徑，常致迷途。所謂「九九八十一座」，便由此處險峻而成。班超上書說天山南路可以屯墾，他的證例，便是「不比敦煌猶難問」。除去斯文赫定博士因為地圖上的熟悉，曾經在新疆南路西部走了一個常人不走的沙漠以外，遠無比此再艱險的了。

因為敦煌一方廣闊交通之區，一方南是重要的草地，一方面又西方接壤沙漠的大險，除此以外再無適宜屯積貨物，完成裝備之處。所以敦煌的地位便十分重要。自然而然「通貨易物，南日敦合」。並且敦煌附近又是盛產金的邊方，使得敦煌成了絲綢、藥材、香料、金銀、寶石的聚積和交換之場。便得敦煌成了沿岸的良港。

幾十年來氣候變化，冰河退縮，使得寒冷的天氣變成溫熱。中亞細亞從祁連山大大帝大軍經過的區域，現在二十人的鞍隊經過，給養也要成問題了。敦煌自然也逃不了這個公況，敦煌附近的田地也大為減產。敦煌在五胡亂華之際是中國全國最平瘠的區域，內地的文化在敦煌保存下來，再加上東西交通的關係，使得敦煌的文化更加發揚光大。但人事的安定政不過天然的

剝削，隋唐間的天賦盛況已經不如漢代，再加上西夏蒙古的頻繁紛亂，明正統間的遷民入嘉峪以內，使敦煌變成土司，到嘉靖三年便索性閉嘉峪關。在這個過程之中，人口減少，草原荒廢，樹木被毀，沙丘擴張，到清雍正元年再經封禁所，復興這個水草田時，已經不復從前了。

敦煌不但漢時比現在好，就是唐時也比現在好。太平廣記四百二十引張嵩事說：「北庭西北靖州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倒流，蕩空虛，濕原野，由是西北之禾稼盡去，地荒而不可治，居人亦遷徙，用送乾渴之患」。黑河即疏勒河，據西域水道記載，岳鍾琪時只能勉強行舟，卒因不便遇行，沈舟於雙塔河。現在黨河疏勒河下游，一年中只有一個短時期有水了。據敦煌年老的人說，清同光之際尚且往往冬天下雪阻塞道路，自敦煌到安西常常因為幾尺深的雪停走幾個月，現在冬天的雪也減少了。只有近兩年，民國三十一年及三十二年，還能有打破八年來的雨量記錄，但將來誰否維持下去，尚待以後的證明。

雪量的減少，固然是使敦煌衰敗的一個原因，但祁連山林木的砍伐，也可以影響到敦煌田地的縮小。敦煌全縣人口共二萬六千餘人，但敦煌並不盛產薪柴，飲食用的薪柴以及冬天取暖用的薪柴，完全倚賴砍伐下的林木。敦煌附近固有不少防禦的樹，但因為薪柴的用途，常被砍伐。附近的樹還不夠用，必須取給到祁連山。祁連山的樹木砍伐多了，氣候失掉調節的作用，雲綠便一天一天昇高，水更不夠用了。尤其因為酒泉人口增加的關係，好幾處的房子要用着敦煌的木材，所以林木更被砍伐到一個可驚程度。從現在看來，晉天之下，沒有一個能自給自足的地方。西北嚴苦，缺陷更多。所以西北的鐵路幹線未完成之前，要想作一番建設事業，總是艱難百倍。但在敦煌附近看不見臨海車船之時，敦煌前途的希望，是不容易達到預定的程度。

敦煌全縣的面積，大約相當於江蘇省揚子江以南部分，但可耕的面積小

得可憐，全歸的種地東西不過三十里，南北不過二十里，另外只有一個雨湖，方圓五六里一個小耕地，除此以外便十分之九是沙漠，十分之一是草場。

草場上因為灌溉的水不够用，所以只好荒蕪着，讓蒙古人偶然來牧羊。至於祁連山中間幾個山谷，照嘉慶敦煌縣志是應當屬於敦煌的，現在也有敦煌人開發的七十二道金溝。但因為住的是蒙古部落，為敦煌縣政令所不及，這個部落的王公又是屬於青海和碩特氣的，因此這一處地方便成「脫臼」了。現在所有的地圖都是蓋人青海省的。然而所謂界線，實在是地圖上勉強畫上，實際誰也不管，不過因為從敦煌去容易，若屬敦煌將來開發也容易，所以應該歸甘肅的。這一處因為氣候高寒不宜耕種，但水草佳美，却為全敦煌境內所無。倘若在夏秋之交，山上的白雪，映着湖中的淨水，湖畔繞着細嫩的牧草，草上開着綠色鮮豔的花，這時候看着牛羊上下，的確是內地所看不見的勝景。然而現在不但沒有內地人的聚落，甚至蒙古人也被趕走，只有零落的哈徵克仍據這個地方。將來應當有一天可以由政府通盤計劃來經營祁連山谷的新式有計畫的牧場，似乎不至讓各族互相吞噬，自生自滅的。

敦煌的舊城在黨河之西，現在城的對岸。從漢代的陶片到元代的寶塔可以推定這個城生存的年代。但敦煌城因為昭武試的徙民遭了廢棄，城內的東半也因為無人經營被黨河冲刷，現在存在的廢城叫做雞鹿驛，東西有半公里南北有一公里。現在廢城的西北角是一個小城稱做「城內」，包在小城東面兩方的稱做「城外」。「城內」約佔全城的四分之一，「城外」約佔全城的四分之三。「城外」城的西北城垣，便是利用舊城的東城牆，因為舊城被黨河冲刷，所以陷在河裏了。現在縣政府和許多人家都在「城內」，所有的商人都在「城內」的東面外，即東關的正街。這些商家輸出的貨物，是棉花；輸入的貨物是棉布和一切織製品。在河西谷縣之中，敦煌海拔最低，雨量也最少，因為海拔低，所以敦煌最熱，種棉的地方便適宜於雨量不多而天氣乾燥並且能多灌溉的地方，敦煌便適宜於這個條件，所以敦煌的棉花在全甘肅是一個重要地方，所以棉花也成重要出產之一。我們看在敦煌發現的漢代木簡，衣服在敦煌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所有的紡織品全要從東邊運來。但現在敦煌廣種

草棉，這一點應當不成問題了，東西交通的結果，木棉衣被天下之功，究竟不能不注意的。

關於敦煌北部的情形，是這樣的。敦煌以北約八十里，便是漢代長城的北界。一般人對長城的起訖，有個最錯的觀念，便是東起山海關，西至布隆吉城。這是不對的，著以明代的邊牆算，是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嘉峪關便無明代以後的長城。若以現存的漢長城來說，應當說西至漠玉門關以西的漢富昌關附近。敦煌境內的漢長城，都是沿着疏勒河一帶向西，一層板築牆上一層芨芨草，當時築城用鹽水漬的，經過長的時期，鹽水將城垣課得十分堅固。沿着城垣有許多烽臺，便是漢人稱敵蹤的，大致十里一個。烽臺是用土瓶築成或用版築成，在左近房屋遺址的灰堆上，便是斯坦因發現漢牆的地方，玉門關是一個每邊八丈長的小城，三十里外可以望見，現在城垣保存尚好，距敦煌是二百五十華里。

千佛洞是在敦煌城東南四十里一個U字形峽谷峭壁上，這個峭壁完全是由礫石堆成的，在這個峽谷的東三十里是三峯的三危山，峽谷的西三十里是積沙的鳴沙山，造像的巖穴便是在這兩山之間的一個高地內，還被削成的峭壁。洞窟是在峭壁的西壁，南北綿延二公里，前面臨着小溪，上下排列着三層大小不等的洞窟。洞的總數約五百餘個，除去北面的洞只有少數有塑像和壁畫以外，有像和畫的總數共計約三百三十個，這三百多洞中約有七十洞為魏至隋時像和畫，其餘約有二百洞為唐至宋初。魏洞之中很多地方和印度的犍子云(KANSHA)和高昌的壁畫，在着色和用筆上，很可看出相互的關係，而唐五代洞則是用着濃厚的中國色彩。這一點對時代的轉變，清文帝平陳對於中國文化上的重大關係是可以明顯的。總之，現在全國要看一幅真的唐畫便已十二分困難，難畫是無有一幅的，敦煌洞窟居然能有幾千累百的五代以前塑像和壁畫，那千佛洞的本身便可作一部中國的中古藝術史看。至於佛洞所出的經卷，現在雖然寶藏已盡，在千佛洞已片楮不存，然而現在存在國內外的經卷，却永遠和現在的千佛洞有著輝煌的連繫。

傳學人

記姚名達先生

李得賢

猶以還，學者之殉國者，前哲師範大學教授吳承仕檢齋，後即中正大學教授姚名達翰徵也。二君死事之壯烈略同，而身後之哀榮則微異。吳氏宿舊碩望，且係草門高足，門生故舊遍天下，故當其殉難也，率多有演表述，國府繙懷忠烈，曾頒褒勅之典，而朱邊先（希祖）先生，更有天都烈士歌（見民族詩史某期）之作，碧血丹心，足昭千古，吳氏之學，既自成一家之言，得此益更不一矣。然當姚氏之喪，除新開記者外，余僅見葉青君追悼之文一篇，記者等於其人之學，既以經濟學家目之，而葉君之文，亦祇述近兩年來之所知，均不足以盡其大。古人云：「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則吾輩稍讀其書者，又烏可無記。

今年夏，日寇爲防衛其本土之遼空襲，故挾其
敵師空之兵力，攻掠我浙江沿海各地，以破壞盟國
之軍機據地，當其初犯也，其勢洶洶，一時浙東西
轄北均告警，我軍轉戰各處，備極勇烈，而地方樂
團，人民尤深流離之苦。於是泰和國立中正大學有
職地服務團之組織，馳赴前綫慰勞傷兵，並從事宣
傳及救濟難民工作，團員三十九人，尙然發有旨，
志切報國之青年，其團長即李顯微先生也。

趙樹木等第一戰工作。當時敵寇每黨有兵力，猛力西犯，於是荷湖圩便成為敵人必經之要道，而姚氏服務團所從之某軍，適在此與敵人遭遇。先是，某軍長以形勢將有變化，勸其先走，該團以軍中救護無人，未之聽，及戰事白熱化，雙方均以死力爭奪山頭，每一據點，均得而復失者再，戰局之突兀變化，混亂緊張，均非彼輩所能想像，遂使該團與駐鴨門部隊脫節，而逃入荒山，復不幸在山中遇大風雨，團員因而患瘧疾者數人，旋經人指引，暫奔石口，欲轉新淦，適又於山道中逢一牽牛農人，自稱爲石口人，乃引衆人至其家，姚氏以四百元之代價命其去僱一船，其人去久未返，或有疑其爲敵探，衆咸以仁者之心度之，同時患瘧者又正發高熱，勢又不能行，乃臥地休息，其中以二人睡門口，以代守衛，午夜，守衛者驟醒中忽爲人所執，急起以板凳擊走之，蓋敵人之偵探也。當時未及還隊，乃閉門而坐，團員均心悸，姚氏一一安慰之，數分許後，敵寇十九人來敲門，姚氏令二團員抵門，高聲以須保礮同學生命及女生清白爲開門條件，而置自身於不顧，寇未應，彈從門隙入，門破寇衝入，姚氏一面拔所佩劍殺敵人，一面令女團員各自殺，免爲所辱，同時團員吳昌達力抱一敵人，而曾廣謙飛身狙擊，不稍屈，當斃敵人二，然終以手無利器，曾君負傷，姚氏及吳君均殉難。其餘

、男座員被俘者三人，女座員二人，均自殺未遂，因亦被俘，時七月八日事也。其被俘男座員三人，繼在三江口殉國，血戰突圍而生還者，僅曾君等四人，聞姚氏臨危，猶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中華民國萬歲」！嗚乎！烈矣！膺難不苟，斯人有矣，亦足以見其學養也。

姚氏等殉難後兩週，靈耗始達泰和，中正大學當局及其夫人，聞耗速赴石口，於新淦郊外臨江一小廟中入殮，七月二十八日晨六時，靈輓抵泰和，中正大學全體師生及江西省黨政各界人士，均迎於上田碼頭，由胡校長步曾主祭，旋於十時移靈校內，停於該校大禮堂，全校師生，復行殯祭，多泣下沾衣者。三十日公祭，八月五日舉行追悼會，於六日公葬於杏嶺，杏嶺山色，從此偕先生以不朽矣，其服務團另一部份屬員及在石口突圍者，則由副園長王倫繼續領導服務，以竟姚氏未竟之志云。

- 11 -

代史學，浙東人材最盛，近人治浙東史者，蓋推張

爾田善勤及何炳松柏承，姚氏於二公之後起，而

用力最勤，其學長於記述，除增補章實齋年譜外

，尚著有《氣質論》、《年譜》、《邵念魯年譜》、《朱筠年譜》、劉京周年譜、《目錄學及中國目錄學史》等，（以上除章實齋年譜在國學日報二卷四號發表外，餘均商務出版）皆純然專家也。其中中國目錄學史最晚出，（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脫稿）內容亦最富，首敘論、大綱源、分類、體質、校經、史志、宗教目錄、專科目錄、特種目錄等，凡十篇，均敘述甚詳，其結論一編，則對學界述其感想，致其希望，雖自以爲非成局之作，然其用力之深，亦可見矣。

一九三〇年後，在後方不常見其文字，因而後方讀者，知者甚少。據葉青君之述，則知其年來頗用力於「三民主義史理學」之探討，何謂史理？姚氏之書曰：「人類的活動叫做事……」其對當時有關標準，對後事有影響的，才有資格被紀載下來，這可名之曰史事，記載史事曰史記，被記載的文字與被保留的遺跡，一般叫做史料。搜集史料加以鑑別考證或著作，一般叫做史學，其實應該改名曰史法，應用史法寫成之書曰史書，根據史料史書或現狀以研究史事發展的因果關係，得到一定的原理，應正名曰史理，研究史理的基本觀念曰史統，根據史統以解釋史事的基本原理，而不過細分別，這或可叫「微史哲學」。（見八月四日《重慶中央掃蕩日報》）姚善勤姚名達教授一文中引《翻名定義》，仍是草氏史法之道，惜未見其成耳！

姚氏著《資極論》，而好學尤出其天性，其中國

學 ● 教 ● 遷 ● 訊

同濟大學輪廓畫

平 沙

提起「同濟」不禁的令人會聯想到那毫不遜色的「濟世活人」，「妙手成春」的醫生，和許多刊物如「測量月刊」、「土木月報」、「機械季刊」、「醫學週報」也發表他們苦心研究所得的論文，可是在我們這精神文明的古老中國，是很少被人青睞的，也或者是這些枯燥的由數學式子醫學名詞寫成的文章，難以被人了解吧？然而在今日優勝劣敗，物競天擇的世界裏，強者生存，弱者淘汰，所謂精神還不是由物質來支持的嗎？在這個烽火漫天的地面上，我們要消滅那些害人的強大的帝國軍隊，我們要保留祖宗遺產，我們更必須模仿西歐的科學，使得人民生活優裕，更增進我們的精神文明，告訴那些博學無所用於他的彬彬君子們：我們需要生存，需要物質！那麼在這兒我來介紹這個質朴的同濟大學吧：

同濟的老家是在上海的吳淞，因為靠近海口，接受西方學術的新風氣和利用各種新式器械的比較，在學術界曾經保持過較高的聲譽，可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一二八」時日寇攻擊海上，同濟首先受到危害了，不久，雖然又恢復起來，但是第一個創痕初愈，第二個打擊又接踵而至，「七七」神聖抗戰的炮火燃到了海上，獸性的日本軍閥又向着這謀霸人寰的恩師橫圖攻擊，於是同濟開始了流亡，他們有負責的，攜帶着笨重的機器及那些大批金錢換來的精良儀器，古今中外的珍貴藏書，在交通落后的內地越山渡河，一步一步的由江西、雲南達到了四川敘府李莊。

尚在靜謐中的十八世紀的李莊，忽然來了這位無家可歸的流浪客人，使得他們的市面突然繁榮起來，滿街的店鋪漸漸地出現，鄉民的面容顯露了無限的喜意，對於這一遠方的少年輶生之客，表現多少歡迎之意，他們有生以來沒有見過光耀奪目的電燈，但是，現在嘗受到光的美處了，同濟醫院的設立，無形中增長和延長了長江上窮困苦人民的生命，教授們的新村建起，也使得這山中的苦人兒看到洋式房屋建築；學生們的吃用，吳發起了幾家飯莊，聰明的「店老張」終日眉飛色舞，連額頭的接待着用錢大方揮金如土的嘉賓，每逢趕場之期，發了財的店老闆們，總是在着紅燈，大談其生意經，「神」能賜給人快活，滿足人希望，給我們生命，那麼同濟就是李莊的「神」了。

同濟有兩千七八百學生，分為理學院，工學院，醫學院，附設高級職業學校，附設中學和高級設立，住着這樣巨大的廠房，各種物理化學的儀器差不多每人都可享受着獨自實驗的顧份，他們在這個冷靜的地方，終日裏講着「愛因斯坦」相對理論和那些高深玄妙的數學原理，清高探討永生，存在

理學院設在萬壽宮，宏壯的廟宇，僅有二百餘人，年來入理學院的學生太少，因之理學院的同學們，住着這樣巨大的廠房，各種物理化學的儀器差不多每人都可享受着獨自實驗的顧份，他們在這個冷靜的地方，終日裏講着「愛因斯坦」相對理論和那些高深玄妙的數學原理，清高探討永生，存在

自錄學史自序有云：「雖然，吾之著作，非以圖取

功名，亦非以博得升斗，正因學力薄弱，窮欲藉此多讀專門之書，以自資養耳。」著者消磨漢中歲月，放下，優游後蜀，其樂何極！不幸一遭慘變，愚

鈍，內增家室之憂，外乏適擇之處，猶復妄據稿，漫作空論，訛數年，學無寸進，其不

合時同污，廢稿等言也難乎！吾妻死家，故交

一空，然後恍然於微骨之不審於細節，而實學久不
足以稱其虛名也，乃有一節談書之志。」此言之何
也？先生所謂「他（指姑氏）今年夏天爲了研究軍

費，發想到杭州去，到杭州去，我又看見他這樣熱
心的努力學問，甚至辭去各地學校的聘請，單身自
債資斧，留居上海，全心向學問上努力，我們看到
現在中國學術界的情形和一般社會的風氣，對於這
人生這種心態，誰能不肅然起敬呢？」（見增補

成績年譜序）益可見其對學問之認真。當其誓中

人曰錄學史時，亦曾醉復旦教職，專赴杭州息作，

至於重讀延寧，與實俱盡而不顧，其於著作力求精

悉不苟且，則始終一貫，此永可爲後學之極範者

也。

這兒有夫人已故（潤泉）女士，她常常不及
五年，不以其懶怠，夫人又適在產後，夫有志星
貴之風，抱養過冬，不墮遺其志，是人世之至奇
哉！雖孔門之學，以仁爲歸，求仁而得仁，於
先生又何憾，特後生來學之治浙東史者，失一導師
，爲可惜也！

此文係去秋客北溫泉時所作，其中死事細

，不足以盡其學，故入藏行述，未敢示人，近

以一年以來，尚無就其生平之作，願對孝標「

魂魄一去，將同秋草」之句，嘉其志，因檢

付本刊發表，誌景靈雲。

癸未季作者附記

最活潑的兩氣流人的工學院，設在宋城湖，偉宏壯麗的殊紅院牆和高牆圍着的鐘樓大殿，正臨着

大江之邊，幾千年来澎湃不息的浪急給予活力的孩子們以勇氣，哪裏篤着翠然萬株的山林，日夜如清涼的泉水，流洶不止。這個倚山傍水的佳地，過去是高世絕俗的高僧們讀經禪佛之所，現在搬了還活潑的追求科學的青年學生。一進了兩扇高大株紅漆落的山門，迎面便是三三兩兩的教室，在正殿中最大的教室裏算「機工」教室，可容幾百人。白日裏每逢課間的時間，有時走上班房的如死水，杳無氣息，有時下課了，滿院吵吵鬧鬧，在幾分鐘休息的時間中討論着教授們講的一個精采建議或是討論課題，每每爲了一個數字，吵得天價響，也許初学者還覺得這些孩子太無教養了，但他們爲了格物窮理，是不看外表的。到了夜晚，都到了他們的半舊宿舍，廟中一切都是冷清清的，除了院中幾株梧桐落葉的啞啞和冷風吹過殿上的小鑼聲外，再也聽不到人聲，如果在月明風清之夜，站在石橋北首的那紅山門前看着這靜靜的一江春水，和兩岸高大的山峰，真是令人有「悠然忘人

，流水無崖」之感。

工學院分甲乙校系，土木系、造船系、礦系、電機系，所學的是採取德文的教本，許許多多的教授多是過去開拓殖民地的校友，有一德籍教授尙留在這裏，他們多半是些獨身主義者，犧牲了一切世俗的缺乏，專心於真理的追求，孜孜矻矻苦讀年，終日裏看不見他們的影子，除了課堂上課課外，請教問題，只好到他們的新村中去了。

醫學院分新後期，前期是在各種小學舊址，有解剖館及生物實驗館，不分科，是使人頭痛，因爲人進了他們的門，終日裏是用着德文，爲了聽讀的便利，說德文是他們的練習。那位德國柏林大學教授，東哲人炳的權威，因了法西斯黨的執政，這位索爾率信威廉皇帝的老教授，毛瑟博士就留在我國了，前些時美國減租的請願者生物學專家李塞謨博士曾來此探訪他。在我們這科學落後的國家，因爲物質設備的不完全，也許埋沒了不少的人材在學術上廟有的進展和成就。工學院在敎

了。平日醫學院的時間也比工學院的工夫短的同學看得之稚，更特別的是醫學院有女生，沒有工學院

支根來是扶着這個大學部。

工學院在離城幾里的地方，終日裏響着鐵鏈馬達的響聲，時常的代替中央機器廠出品車輛和各種

每逕行處的時候，落日餘暉，江邊的草場上有的一在打籃球、足球、網球遊戲，有的三三兩兩徘徊在綠草地上；夏季的時候在草地上設了幾家茶社，爲男女同學和教授們促膝暢談的勝地，他們也在這

閒情逸致中選擇多少問題的機會？不過他們不常講到政治國平天下道理，只知道一個窮人富的格

的方法，這些青年，國家怎樣教育他們的。

于于同濟十一月一號晚

方國瑜著慎懋賞本慎予疏證補證

王利器

自遭師喪，日月易逝，行衍兩年；每發談對，
，輒若有失。前有所謂本末源流者，謹以此心，情
述見近人方國璽君有一篇「欽賞本懷子疏證」一文，
亟以相質，則其疏證，十九與余相同。唯余嘗指繫
而爲方君所未及看，不下十數事，其守山園本所附
逸文，有本用欽賞本之外，而余屬之疏通證明者
，尙不在此列；第所錄之，爲之補證焉。抑方君撰
此文時，鑒觀乎在位通人，有所舉手。固恩余昔年
爲此證言，深恐以此少作，一歲未成，卽先師在日
，亦未嘗出以曉我。今識日耳，此稿之塵封如故
，而先師之在草已陳，對此嗟嗟，實不勝無愧之懾
。云々

中有陰，下潤氣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氣而生陰；二者交通，合爲太和，相因而爲氣，相盈而爲氣，以此施生化之功，此變化之所以光也」。山都引「土之所附，其氣融結，則峙而爲山」。又引兩水夾行，其中必有山。水都引「師繫易牙，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著古水官之遺法，不獨爲口譜也」。凡八引慎子，俱見此本；就中除「海與山爭水一條，見宣林及御覽四九六引外，其餘七條，均不見他書徵引，是纂修續集編人及見此本也。朱嘉等經義考二九五引慎子「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至於易，則吾心陰陽消息之理節焉」，鈔校云：「至於易，則吾心陰陽消息之理節焉」，未見漸出，苟考。案今見此本內篇，是朱氏及見此本也。錢氏輯佚於「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錄云：「九州四海，釋史引此四字作雖在夷狄」又云：「自治水名以下，又見列子湯問篇，九州四海作雖在夷貊，與釋史合」。今案列子張注作「夷貊」，經史作「夷狄」，正與此本合，是馬氏及見此本也。則此本在清初，流傳必廣，俗儒不察，乃謂王述古其妄目，又有十卷本，想亦是後人雜取成之，今雖不可得見，亦當作如是觀耳。

讀黃注解，亦出盜襲。齊志及新舊唐書皆載
懷子十卷，據韻注。今所見懷子，治要本有注，不出主名。而外傳印舊抄脫郭本習體附注，存注文約二十餘條，以之翻勘治要，知治要所引，亦是蕭注本。千載本因舊篇存注文二條，與治要本，發郭本合。蕭驥氏注文，明人猶及見之。今取舊食解本，以吳治要就郭相校，則然寔所出注文，全是一轍。是蕭實此書，不獨欲作僞以厚胞弟者，且欲掩舊以重好古人。方著亦未隻字及此，何也？又文選王仲宣七言詩注引懷子注云：「甘寢，安寢也。」今
賈楷淵碑文注引懷子注云：「甘寢，安寢也。」今
此文及注，俱不見上來所出舊本中，蓋懷子及懷注
之數佚者尚多也。腰輔者，腰錘也。鐵檣漫稱五祇子。
敍云：「腰輔，東漢人，藝文類聚六十有漢腰輔祭
牙文，亦作腰撫，又作腰撫，後漢書腰撫字叔時有
傳。元和姓纂：腰本腰氏，因避難改爲腰氏，後漢
錄一卷，亡。新舊唐書皆五卷，懷子注爲漢爲晉，
未取定之。」



贊，「木刈草」，必取已畜焉，則壞無事也。此出淮南作「禁戶鬪�」，與下「伐木刈草」對舉，是也。說郛本正作「開戶開闢」，當據補。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案此文出長短經是
非篇引孟子：「天道因則大，化則細。」淮南泰族
篇：「故因則大，化則細矣。」

傳論引作「一鬼走衢，百人逐之，積鬼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諸本俱失引北史。常侍自來輯佚者，多不及正史，豈以正史中之材料，不及類書古注筆記小說爲可據耶？恐未見其然也！

「趨而不可因者衆也」，案此文出莊子在宥篇：「蹠而不可任者物也。」蓋質襲用其文，而略變之，然其跡終不可掩也。

「離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條，文選卷
賦：「乃使離子督獵」，李善注：「離子，離朱也。
」離子爲離珠。今諸本作離朱，非唐本之舊矣。

「慎子仕魯」條，孟子與曰云云，又外篇有「孟子與說齊宣王」條，宋孟子字，趙岐題辭云未聞，魏人作徐幹中論序云：「予以荀卿孟軻，慎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

，猶至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職司之世，樂賢者塞，同時之人，不早記錄。一則孟子之字，建安中人，尙不知也。自王肅傳文竝出，始云孟子有字。慎子與孟子同時，又漢時慎子嘗全帙尙在，若慎子有子與之說，不應觀人作中論序者有一同

時之人，不早記錄」之說也。又歸古往來書，蓋古文志

孟子十一稿云：「聖諭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案古車與相通，如易大有卦「大車以載」，釋文：「𦥑才本作𦥑」，左文六年傳之「子宮氏」，史記卷本紀年「子襄氏一毫也」，則

唐人慎子無是也。雞肋編引李淵蒙求注引史記云：「孟軻字子輿」，今案史記無此文，今本蒙求亦無此文。蓋後人以孟之子諱之，後又失考。

此文，蓋用史記，詎不唐以前人所撰之，雜史，非太史公書，如孟子離婁下「西子蒙不潔」，僞孫策

疏：「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顧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是西施也。」今史記無此文，楊慎丹鉛續錄三，朱彝尊經義考，皆斥之。今案此出瑞玉集十

四引史說，難勝演戲，齋亦其比，非太史公有孟軻字子輿之說也。譽實亦未詳其所得，橫施孟子以子輿之名，徒見其心勞而口拙耳。方著引高闕仙先生

云：「一慘而不可行者法也，則作僞者，已忘其爲法家矣。」又引錢玄同先生云：「巴峽天台，決非戰國人語。」俱揭破其架誣之非，獨於此舉筆大者，

竟未一字提及，僅說謂「儀歸而失咎」者無。

以下外篇

「昔者，天子手能依」（解本如此）條。案此文出袁宏後漢紀安帝論：「昔王侯身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轡，口能言而行人稱辭。」御覽八九引魏文帝周成漢昭論云：「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轡。」又荀子君子篇：「……天

語。」淮南主術篇，春秋繁縟離合根篇，亦有此文。御覽七六，國學紀聞五引荀子俱作「天子乎能奉一云云，與秦紀合，當據校正。方著用解本而不知正其誤，何也？」

一環淵問養性，于慎子曰：「天有焱虛，人有屯危」一條，案雲笈七歲三三載孫思邈養生枕中方，自慎篇云：「夫天道盈缺，人事多屯。居處屯危，不能自慎，而能克濟者天下無之。故養性之士，不知自慎之方，未足與論養生之道也。故以自慎爲首焉。夫聖人安不忘危，恆以憂畏爲本營，無所畏忌，則庶事順壞。……是故仕無憂長，則身名不立；農無憂長，則稼穡不廣；子無憂長，則孝敬不篤；商無憂長，則貨殖不廣；臣無憂長，則勤庸不建；父無憂長，則慈愛不著；臣無憂長，則勤庸不建；君無憂長，則政教不安。……是以太上長遠，其次長物，其次長人，其次長身。故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又遺藏洞神部方法類，就中記敘云：「一是故士無憂畏，則身名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長，則孝敬不篤；父無憂長，則慈愛不著；臣無憂長，則勤庸不建；君無憂長，則政教不安。……是故太上長道，其次畏天，其次長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故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後貞此文，節要二書爲之。

「雀性爲淫」一條：「鳩食多噎，鄉老人杖爲鳩，所以爲食戒也。」方氏疏證以爲出靖雅七，云乃高麗仙先生指示。是也，而未得也。宋燭鑒典一引

火藥學

英國 E. de Bary Barrett 原著

李潤田譯

楊士文

正中書局三十一年六月出版

三二四頁

在這全世界每一個角落裏，瀰漫着火藥氣氛的時刻，一本火藥學的產生，並不算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不過由於火藥學的巨龍出籠，而引起國人——特別是工程界和實業界人士——對於火藥知識，感到特別需要的時候，它可以說是應運的產生了。現在就將這本新出版的火藥學奉上，介紹在下面，以供大家參考。

本書共分十二章。第一章導論，講述火藥的歷史和分類。第二章火藥起始，講述火藥之起源，迅速，擴發生成物，燃燒量，爆速，爆壓，爆點之意義及計算原理，和炸力與化學原來之關係。

第三章黑藥，講述黑藥之成分，和新式製造黑藥的方法。第四章化合物，講述硝化甘油，硝化纖維，和民族化合物之製法及性質。第五章無煙火藥，講述來源，製造兵器用無煙火藥，和舊所製無煙之成分和製造。第六章爆破藥，和「通用溶」（Guncotton）之成分和性質。第七章導火索安全導火索，講述短導火索之方法，各國試驗規範之規定，中國准則，講述製造大帽、雷管和導火索所用之物質，化學藥品和方法。第九章火藥，打火合金及烟火，講述安全火藥和非安全火藥之成分和製法，打火合

金之意義和製法，以及各種烟火之製法。第十一章火藥之物理性，講述威力，猛烈度，爆速，爆壓，爆溫，爆點及測定方法。第十二章感度及安定性，講述機械激動，爆炸，殉爆，點燃點火，均燃性，溶解性，感度之意義，和試驗方法，以及萬國會議所規定之試驗規範。第十二章結論，講述各種火藥之優缺，和發展之可能性。

在此十二章中，第五章火藥起始，係譯者所補充。對於火藥之物理性能，講述甚詳，為全書中最精闢之部分。

本書誠如譯者序中所言：「著重於工用火藥，故對於土木工程界，礦業工程界，和實業界之人士，最為適用。而一般人士讀之，對於各類火藥之基本知識，亦可得一概念。其精軍國民教育中，最有價值之參考書。」

我國工業上現在最通用之礦作藥，取自兩產黑色火藥。故對於黑色火藥之性質和效果等項，急需加以研究和改良。但在該書中，關於黑色火藥之敘述，僅係少頁，可謂美中之不足。

原書出版於一九一九年，版期似嫌過舊，但譯者於譯文中，遇有革新之處，隨時加以按註補充，尤有一讀之必要。

總之本書取材豐富，敘述簡明，實為抗戰期間化學藥品和方法。從事於有關國防工程之人員，亦必出此書。

九二，御覽七一〇又九三一，太平寰宇記五二，誤蘇東坡真王定國北歸第五編。獨注，天中記四八又五九引。讀漢書禮志中：「仲秋之月，釋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飾之糜兒。八十者，不妄之鳥也，鵠老不嘆。」則是鳩杖之制，漢初已有之，戰國時安得有此？高方考據源流，乃旁及魏晉而止，不無有一絲典志記之說乎？呂氏春秋集解，秋紀：「是月也，養衰老，授杖，行臘粥飲食。」高注：「陰氣發，始有衰，故共養之，授其杖，飲行臘粥之膳，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杖，給奉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今案周禮掌養羅氏職云：「中薄膳春鳥，臘鴻，以養人以養制府益之，非高氏所見鴻鵠，與今有異，庶不得據此謂周時已有鳩杖，而倣于視見之矣。」述神經竟，尚有不能已於言者，時因此文而附及之。高本校印照錄校本，有逐條風俗考證治要補出二篇，並附遺文於後，又珠鏡修自謂「以舊文，御覽，及治與守山等本，校其異同，新校文於簡末。」今細核之，則所附前文，逸文，校文，全系錢氏。（補文校文所出校語，與錢氏全同。）尤可異者，錢氏所附遺文，今見於新校本者十之七。則此殘篇幾何，在錢本為逸文，在新校本，固非逸文也。錢氏竟全列入之，真可謂「驚人」者矣。區區懷子數篇，無賞作爲於前，標新又益勝於後，孫氏碑販求益，無足論也；獨詭異端稱富收藏，稽考訂亦竟出此耶！噫！